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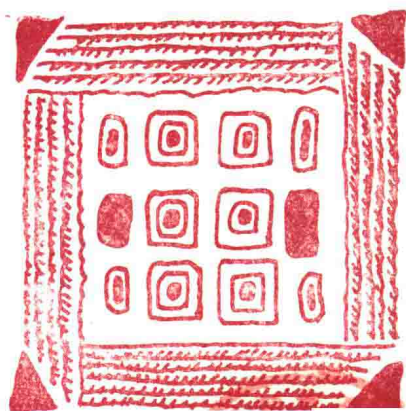
马里短篇小说集



马里短篇小说集

〔马里〕加乌苏·迪阿瓦拉 著

宋万国 周长智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Les Nouvelles Maliennes
Gaoussou Diawara
Edition Imprimeries du Mali

根据马里印刷出版公司1982年版译

马里短篇小说集

〔马里〕加乌苏·迪阿瓦拉 著

宋万国 周长智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怀柔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5.25 插页：1 字数：111,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

书号：7003·104 定价：0.71元

译 者 的 话

马里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长期的殖民统治却使它的文化跟经济一样的落后。独立后，马里发展了民族经济，随之而来的文化也有了发展，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一批民族艺术家。这些年轻的艺术家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炽热的爱国热情，其作品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以及在探索自己建设新生活的道路、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过程中，对各种矛盾和斗争的不同的思想感情。加乌苏·迪阿瓦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在与迪阿瓦拉的结识中，我们发现，成长中的马里艺术家的上述特点，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出来。这使我们产生了将他的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强烈愿望。马里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希望通过迪阿瓦拉作品的介绍，能使我国的读者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朋友。

迪阿瓦拉曾不只一次地表示，中马两国同是文明古国，有过相似的不幸遭遇，今后面临着共同的斗争，彼此应该加深了解、相互支援，为此各方面都应进行交流。他说，就文化而言，交流工作做得太少了。他打算组织马里的留华学生将中国的一些作品翻译成民族语言——邦巴拉语，介绍给马里广大人民。我们将马里作家特别是他本人的作品译成中文出版，他是非常高兴的。

这本小说集，已在本书“作者简介”中作了一些介绍。这里补充说明，马里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差不多每个人都

ADG32/405

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情况自然会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关于作者对宗教的态度，正如对他的某些政治、哲学观点一样，我国读者自然是会正确地加以分析和理解的。

我们对原书各篇的顺序作了一些调整。另外，为了便于我国读者阅读，我们还加了一些小标题和注释。

作者简介

加乌苏·迪阿瓦拉 (Gaoussou Diawara)，1940 年生于马里德日图穆地区农村。索南凯族。迪阿瓦拉先根据父亲的意志就读于伊斯兰学校，学可兰经和阿拉伯一些哲学著作。后接受西方教育。在赛瓦雷师范学校毕业后去苏联留学，先学新闻，后进入高尔基文学院攻读，表现出优异的文学才华，并在莫斯科国际戏剧学院兼学导演。回国后，在马里高等师范学院执教，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后成为马里国家艺术学院戏剧艺术系第一个马里教员，是恢复马里戏剧艺术传统形式的第一个倡导者。他还系统地研究马里民族文学，全面深入研究马里戏剧史。

迪阿瓦拉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是马里享有盛名的剧作家。1973 年，他发表戏剧名作《壮羊的黎明》，在法国国际电台组织的“非洲剧作比赛”中获奖，是被选的三部最佳剧作之一。

他也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诗人。他的诗歌爱憎分明，以激昂的热情讴歌正在建设新社会的马里和非洲人民，有很强的战斗性。他的名句“啊，灾难深重的非洲！伟大的非洲人民开创了你们，他们也一定能把你们建设得更加美丽。”唱出了当今非洲的时代强音。

迪阿瓦拉也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1982 年出版的《马里短篇小说集》取材广泛。有的歌颂民族英雄；有的描写劳

动和丰收的喜悦；有的赞美青年男女美好纯真的爱情；讴歌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卫者；称颂善良和进步；鞭撻邪恶和愚昧。他的作品突出点是强烈的人民性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他从不同的侧面，生动地描绘出马里当代城乡风貌，揭示出马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斗争，显示了马里人民继承古老民族的优良传统、建设新生活的坚强意志和巨大精神力量。他长于环境的细腻描写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文笔流畅，辛辣幽默，但又质朴无华。

迪阿瓦拉是个爱国者，对祖国和人民怀着炽热的爱。这种感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迪阿瓦拉现仍在巴马科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他是马里作家协会秘书长，也是法国剧作家协会成员。

目 录

1	巴马科——同心圆
38	忠贞的爱情
60	阿米娜塔的沉默
97	街灯下
109	老路
133	梦想和孩子
139	吉贝树下
148	黑人和白人

巴马科^①——同心圆^②

商场形形色色

中央商场的圆形大厅就象一个沸腾着的巨型锅炉，大声鼎沸，人群熙攘。喊叫声、咒骂声、祈祷声和脚步声，伴随着商业活动，从商场的中央到四周，螺旋形地向外延伸，有时弄得人们头晕目眩。

从广场中央就象辐射线一样传出了面颊丰润的女商贩欢快的笑声。用土豆和黄瓜搭起金字塔，用西红柿、生菜和剥了皮儿的葱头堆成堆，这些女商贩就坐在自己这些货摊儿的后面。水果摊的周围，发出了年轻姑娘宛如小溪潺潺流水那样活泼的喊叫声。这些姑娘动作敏捷，亲昵地呼喊站在她们金黄色香蕉、新鲜白薯、桔子以及绿色四季豆周围的顾客。

零售鸡蛋、家禽和羊腿的男子的喊声更高。他们的叫卖声压倒了肥胖女商贩清脆的喊声，也压倒了那些脸上涂着脂粉、一笑就出现两个迷人酒窝儿的娟秀少女的笑声。这些男商贩正和顾客进行热烈而讲究艺术的讨价还价，极力说服顾客，使他们满意而去。

① 巴马科，马里首都。

② 同心圆即同一个圆心的许多圆。

广场五颜六色，拥挤不堪，犹如一颗健壮的心脏在剧烈跳动。但它又表现得十分协调，这充分显露出中央商场的个性。它象我们不无自豪地在代表着我们的道德价值和自然财富的彩色明信片上所看到的一模一样……

但是，在周末的开始，商场的四周却黑鸦鸦地形成了另外一个别具一格的世界。这里的人手里拿着纸盒子、麻袋或者塑料包儿，自我推荐，愿为那些驾车来为下周采购东西的富有顾客服务。人们常说：“国家干部身着三件一套的‘卜布’^①，而技术助理手里握有现钞”。青年人凭着自己的嗅觉，能够估量出各种人的财富。第二个圆圈里的人是复杂的，其中有乞丐，有小贩，也有经不起饥饿的折磨而变成小偷、最终走上行凶犯罪道路的人。这些前途迷惘不定、命运可悲的青年人，随时伺机行盗，而且总能成功地从那些来到中央商场、趾高气扬的外国专家的兜里偷得大笔钞票。

这第二个圆圈里的人，挤在广场摊贩的中间，不耐烦地等待着自己的猎获物。一有汽车出现，不管它是挂临时牌照的外国客人的车，还是挂红底牌照的公务车，他们都蜂拥而上，向它进攻，任何一个高级轿车或私人轿车都难幸免。

这些阔老板停车时忘了关上车窗，回来时就发现，车内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全被偷走了。这些阔佬儿无论走到哪里总是被一群可怜虫包围着，走路都是极其困难的。可怜虫们吵嚷着：

“先生，买东西用的好纸盒，我卖给您，便宜得很。”

“先生，我给您看车，给点小礼品就行。”

“先生，我两天没吃饭了，可怜可怜我吧，我给您把东

① 马里民族服装，象中国的长袍。

西送上车。”

这是第二个圆圈里的人！他们拖着已经开了缝的鞋子，穿着补丁摺补丁、溅满污泥的半截裤。有时，他们十来个人扑向一个对象，把他包围起来，恭维他、抚摸他、哀求他。但这个对象是属于第三个圆圈里的人，他总是不肯让步。他举止威严，令人不敢接近，对这些哀求声连理都不理，因为他为来买东西专门带了个保镖。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给点小礼品。”

“我给您看车。”

实在听烦了，这位先生便威胁道：

“滚开！让我过去！讨厌透了！”

这种粗暴的态度导致了冲突，而冲突以这位先生的失败而告终。

“警察！我的钱包！五万法郎被偷了！警察！”

“先生，您的车趴下啦——前胎煞了气！”

“什么？”这位倒霉的先生还在狂叫，“警察！这些坏蛋！他们把我的轮胎捅破了。警察！”

听到附近警察的哨子声，这些家伙立即逃之夭夭，刹那间无影无踪。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拥向第二个猎获物。

这些同心圆，连同圆圈里的笑声、祈祷声、哭泣声，就这样向外伸延着……好奇的过路人把白天发生的这些新闻的细枝末节了解得一清二楚，准备晚上喝着摩尔茶讲给邻里人听……

“你知道吗，今儿在中央商场，那些小淘气把一辆汽车的前胎放了气，因为车主是个吝啬鬼，不肯拿出一百郎^①叫他

① 郎，法郎的简称，此处指马里法郎，一百马里法郎等于法国一法郎。

们给看车。”

“比这还糟，在众目睽睽之下，孩子们竟偷了这个外国人五万郎，差点没把他气疯了。”

“巴黎——达喀尔的摩托车队今天经过巴马科市，绕中央商场一圈，想在那儿接触一下群众，场面极为壮观！从阿比让来的‘绕非洲一周’摩托车运动员也拥到了那里。看来，摩托比汽车还值钱！”

所有这些新闻都需经过仔细筛选。这就是为什么好奇者总要在广场周围乱挤乱钻搜集自己报道的内容。周末，他们来得特别多，到处撞挤。节日临近了，每个人都希望节日过得称心如意。

警察一边吹着哨子，一边跑动着发出命令，眼看着向商场拥来；小家伙们和小贩混杂在一块儿，中央商场临近大街的交通为之堵塞。应该采取一点措施。什么样的措施呢？大家又都感到茫然无措。

突然，中央警察局的十辆警车迅速停在广场周围，要进行一次闪电式的袭击。这是第四个圆圈。大批警察开始逐个地检查身份证。

“乌鸦来了！”这些罪犯喊着，随手把口袋、纸盒扔掉，消失在人群当中。但已为时太晚。警察布下的天罗地网很少使他们能够逃脱。不过，在场的，大部分还是那些好奇者和闲逛的人。

蒙宗的遭遇

“请出示证件！”一个警察对蒙宗说。他就是来商场“采访”新闻的好奇者。

“什么证件？我不识字。”

“上车，快！”

“和气点，警察先生。我想知道，你到底跟我要什么。”蒙宗说。

“你有身份证吗？护照、别的证件，或者在上面写上你的名字、职业等内容，随便什么都可以……”

“我没工作。”

“上车！”

“但你和气点，警察先生，和气点。我们之间会说清楚的。我可不是要饭的。哎，乌斯马诺！”他对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喊，“我们……吧？”

这个人盯着蒙宗，是在辨认他。认出来了吗？是不是不愿涉嫌此事？这人耸了耸肩膀，又继续走他的路了。

“天呐，这些人真差劲儿，”蒙宗咒骂道。两个警察把他一直拖到车前，无奈，他只好跟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一同上了车。

十辆装得满满的警车向市中心开去，准备让新抓来的这批人去搞大扫除。

路上，警察警告蒙宗和他同车的伙伴们，名字和地址都已记下，扫除结束，谁要是企图逃走，被抓回来可要加以更严厉的惩处。要互相监督，互相担保。

市街道清洁队已经给他们准备了铁锹、十字镐、锄头和水桶。他们今天的任务，是拔掉广场上的杂草，粉刷公共建筑物，清除阴沟以及明沟里的污泥，运走或者焚烧垃圾堆以及各种堆积的脏物，准备过节。

清扫活动从市中心开始，要扩展到郊区街道。这也是同心圆的形式。警车把这些青年运到需要清扫的地方去。

“我这是为我的好奇心付出的代价，这代价真够高的！”蒙宗对站在身边的齐拉蒂基说，“我到那里去是想搜集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如今我自己却成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人物。”

“我们可能在这儿干一周，”齐拉蒂基说，“只要不叫我们在寒冷的班房里过夜就好。把我们看管一下就完了。反正我们不是从技术助理兜里掏钱的时候被当场抓住的。”

“我们在这里干活儿，多少会给点报酬吧？”蒙宗问。

“每顿饭一饭盒汤，饿不死就行了。”齐拉蒂基回答说。

“太可怕了！”蒙宗说，“可怕！明天早晨，我叔叔就会来找我，因为我从没有在外面过夜过。今天夜里我不回家，他就一定会料到我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

“而我，可没有你这个好条件。我是绝对自由的。我可以一个月不回家，而我家老头子每天晚上总是重复他那么一句话：我的小山羊还在闲逛荡，他只要不忘掉家门儿就好。”

青年人一边聊着天，一边奋力清除排水沟里的污泥，累得汗流浹背。

这组青年人用艰辛的劳动使市中心恢复了现代城市的本来面貌。这一天安排得非常紧。到太阳落山的时候，车子来了，把他们拉到了中央警察局大院。那天晚上，没有人来找他们。

他们开始吃晚饭。对一些人来说，饭当然说不上好；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还算满足：能灌满肚子，熬到第二天早上。常言道：母亲不在，就只能靠奶奶了。

在警察的看守下，每人领了一张席子，但没有垫子。这群新结识的朋友露宿院中，以一种悲伤但并不绝望的语气讲述着他们的生活。夜幕徐徐降临，给青年们带来了困倦。开

始睡得不太安稳，但后来睡实了。一天的繁重的劳动实在够受啊。

第二天早饭后，警察局的大门一开，一群显贵拥了进来，吵吵嚷嚷要见分局局长，以便为他们的被保护者讲几句情。蒙宗看到他叔叔，就向他打招呼。叔叔让他放心，说事情好解决。

突然，市清洁队的车又来了。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亲友的说情上了，没有人再愿意去干活儿。但警察却命令孩子们上车。因为只有卡车开走之后，局长办公室的门才开呢。

“我把你们所谈的情况提交我的上级考虑。”警察分局长对这群家长说。

“至少我们可以到他们劳动的地点去给孩子送点吃的吧。”

“可以，但只能在工休时间。”

就这样，吃饭时，蒙宗和他的一些伙伴或在工地上，或在住地，收到了家里送来的饭菜。

家长们的交涉久久不见收效，青年们已经清除了很多的垃圾堆，也清扫了一些排水沟。大扫除计划进展迅速。又过了几天几夜，家长们没停止求情，警察分局长也没松口。况且别人也不容易找到他，再加上这里的六个警察对家长们来说，也不是容易对付的。

“对他们进行教育是有益的，”警察局长反复解释说，“不管，我们的城市就会被懒汉包围，我们的生活就会受到污染。犯罪分子会围攻我们的警察，伤害无辜的公民。这些脓包应该清除。”

“但是，我的好局长，”蒙宗的叔叔说，“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属于这类人。我侄子是个很严肃的孩子，请相信我。

放了他吧，他永远也不会耍无赖。”

“再过两天吧。”分局长最后作了决定。

叔叔什么也没跟蒙宗讲，怕可能再次延期使孩子失望。

但使叔叔高兴的是，分局长还守信用；过了两天，他真的把蒙宗释放了，还对蒙宗提出了忠告。

“任何考验都能培育人。”他说，“记住，生活当中，任何时候，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身份证都是必不可少的。对每个人来说，偶然事故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如不幸者身上带有身份证，别人就可以立刻通知他家。领取汇款、旅行，或者想避免在检查身份证时遭受训斥，你就应该随身携带身份证。这是现代生活的要求之一。”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分局长先生。”蒙宗说。

“下次，作为私人关系，你来看我，我给你弄个身份证。”局长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许诺道。

“非常感谢，”蒙宗说。他很想知道，为了办一个身份证需要提供些什么。

“一份身份证的抄件，一张五百郎的印花，另加五百郎的现款和两张照片。如果你工作，还需要工作单位的证明。”

“我不在行政部门工作，我帮叔叔在市场称粮食。”

“那你就没必要开证明。”

他们告别了。

走出办公室，蒙宗眼望蓝天，感谢真主，感谢叔叔。

蒙宗走出警察局，感到自己象是逃出了樊笼的小鸟一样的自由。他先擦了擦脸，弹掉衣服上的灰尘；伸了个懒腰，好象是要恢复自己的体形。但他全身是那样的脏，就是洒上一整瓶“巴黎夜晚”牌的香水也难以使他香起来。他的头脑里

已形成了一项计划，而这项计划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去拜访他偶然结识的伙伴齐拉蒂基的家。

噢，自由！天底下还有什么可以跟自由来比美？还有什么可以取代自由？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说到自由的时候，要用定冠词而不能用部分冠词，因为自由只有一个，它的意义是确定的、基本的、带普遍性的。

蒙宗恢复自由了。他顺路去找他朋友的家。他知道它就在离中央警察局几步远的地方。

路上，他贪婪地看着所遇到的一切。在蒙宗欣赏着树木、蓝天，看着对他丝毫没加注意的过往行人时，他对自由之爱已浸透全身。

老人肺腑之言

蒙宗心情愉快地来到齐拉蒂基的家。他看到齐老爹正在做一个吊床。它差不多要做好了。

“您好，老爹。”蒙宗打招呼道。

“你好，年轻人。”老人回答说，“你的来访使我非常荣幸，请快坐下，有什么事吗？”老人一边说，一边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来访者。

“您是不是以为我是来找工作的？”蒙宗问。

“为什么？不。说不定你是附近乡村来的。”

“您说对了，我就是个农村孩子。但不久前我到巴马科来住了。一次不愉快的机会，我结识了您的儿子齐拉蒂基。在一次大逮捕中，我们都进了警察局，到现在已经一个礼拜了。经我叔叔的交涉，我才被放出来。”

“齐拉蒂基进警察局了？”老头问。